

願

學

編

願學編序

予自幼嗜韓文杜詩然莫究其矩度及長工古文辭工雅調然莫測其淵奧既侍吾師虎谷公而知學求諸已隨吾友涇野子而知學求諸心更獲追陪栢齋何子甘泉湛子而知學必務實勝日省察焉或謂若有得也而實未有得也尋入蜀而友東巖徐子中川陳子相與砥厲而求著已及侍吾師東川公整菴公而知學政一也爲政爲學也隨遊吳而友莊渠魏子矯亭方子

相與尋向而求近裏吾友谿田子亦云學道斯
學主也而子願學之心彌篤彌勤然岐於文字
致於政事雖日孜孜且未見其進也是故於子
言勸莊渠子覲之獨至於子詩文栢齋子甘泉
子湮野子終之咸切願子願家雖未敢放失然
未能以顏子程子爲的以薛子爲趨而學至灑
然處以復吾師友今檢之口耳爾矣支委爾矣
於身心固無得也然願學之心猶夫疇昔焉歸
田之暇課耕之餘日尋月繹偶有所得乃劄記

之而有是編恨未請正於何魏湛馬呂陳諸君子也存之家塾更加體認庶或續有得與然予亦旣耄矣

嘉靖甲寅重九日烏鼠山七十五翁胡績宗世甫序

虎谷和順王公東川重慶劉公整菴泰和羅公栢齋河內何公甘泉增城湛公莊渠崑山魏公谿田三原馬公矯亭崑山方公涇野高陵呂公東巖嘉定徐公中川遂寧陳公晚學

生胡初仲一識

夫學學爲人也學爲人學爲聖爲賢也學爲聖
爲賢學也何以及乎丈夫文明道也學也道明
而德立矣學之始也何以及乎政夫政行道也
學也道行而其德成矣學之終也是之謂學也
續宗識

願學編序

願學編者可泉先生修道之言也高自蚤歲慕
先生之名於史局蘭臺而不得炙先生之教景
仰耿耿欲負笈而未能也癸丑夏得承乏秦尹
之又明日走謁先生接先生之談服先生之訓
則見其非道義之言不言非聖賢之行不行茅
塞固陋一旦醒豁如寐斯覺如晦斯霽向之聞
而知者今皆見而知矣蓋不徒文章政事之鳴
於時也甲寅春先生出是編以示高曰某生平

之所願學者近有所得暇中乃劄記之不踰歲
遂成簡奏予莊誦之久始得涯涘要之天地之
覆載陰陽之闔闢帝王之授受聖賢之作述性
命之賦予文章之華朴政事之純駁古今之代
謝凡先賢之所未發者殆闡明之無餘蘊而於
禪學之虛玄俗學之乖繆斥之尤力學者能由
是而資繹焉則物以之格知以之致意誠心正
身修而德明於諸齊治平之道得有所考以尋
向矣敦古禮復古學闢異端折異議而宗周孔

師程朱於諸參天地贊化育之理得有所據以
歸宿矣先生之學於是爲正於斯爲大其究天
人於一心通古今於一貫矣乎是有得於其師
虎谷先生於其友谿田先生涇野先生尔也予
請梓以傳先生不可予以是編乃薛敬軒之正
脉也先生何秘學者何正焉於是序之而捐俸

以誌諸梓

嘉慶乙卯冬十月望後學子梁高序

諸生子補諸子排校
仲氏世甫願學近取
二編予覽之蓋縣尹
贈中丞祖父之所授
學論 封省郎 贈中丞及縣尹二叔父之
所受而予兄弟願學而未能者
爾諸子任子
初舉子被諸生襜褕袷十有八人其世守之
以爲世業父祖家學其罔墜哉
九日鄉飲次賓八十八翁胡繹宗賓前識

願學編卷之一

烏鼠山人胡繼宗學

錦屏山人梁高棧勘

人之性善其有不善物欲梏之也非人之本然也
苟復之鮮有不粹然善者水之性潔其有不潔清
濁混之也非水之本然也苟澄之鮮有不湛然潔
者

觀孩提之童之愛其父母兄弟則知仁矣

心一也出於天則爲道心引於人則爲人心心容

有二哉

觀日星之循其度山川之麗其形草木之遂其生
鳥獸之若其性可以識造化之至妙至妙矣

天授之之謂命人賦之之謂性具於心之謂理修
於身之謂道得於已之謂德立於世之謂行作於
我之謂教

雲之行也無遠不至也水之流也無微不入也其
天之動乎海之涵也無流不納也山之藏也無物
不殖也其地之靜乎

大學之道其始也明明德也其體乎其功乎其終也平天下也其用乎其効乎

存養省察所以修道也君子修道以身教也中和其功也位育其効也

君子以人治人之人與道不遠人之人同

羲皇之易在畫文王之易在彖周公之易在爻孔子之易在翼其理一也

知畫則知羲皇矣知彖則知文王矣知爻則知周公矣知翼則知孔子矣

聖如堯如舜吾師也師之如何曰中曰精曰一而已矣如文王如孔子吾師也師之如何曰純曰不已曰時曰大成而已矣

喜怒哀樂未發而皆當理道心也公也故微發而不皆中節人心也私也故危

羲皇之教畫也卦也爻也圖也知畫則知竒偶矣知卦則知陰陽矣知爻則知萬事萬理矣知圖則知易矣

畫前有易天地人也刪後無詩風也雅也頌

原缺

可以言學有關唯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言政

天以是賦人聖與賢與愚理也性也天以是形人
聖與賢與愚有清濁有厚薄焉氣質也整菴先生
以理一分殊明之發前賢所未發矣

南方之人之性多柔然有剛者其剛也或直或隘
北方之人之性多剛然有柔者其柔也或慈或無

剛

陸氏同志遺書

舟朱不肖不肖堯尔肖堯者舜也故以天下禪舜
商均不肖不肖舜尔肖舜者禹也故以天下禪禹

啓聖雖不能企禹然賢可嗣禹天下且歸之殆愈
於朱商故不以天下禪臯陶蓋堯舜爲天下也禹
爲後世也嗟乎世安得人皆如舜如禹邪後世不
肖如朱如商者固不能無而聖如舜如禹者謂皆
而有天下若湯武則皆實未有也

非學到至處怒鮮不遷過鮮不貳也故獨稱顏子
天曰昭昭地曰撮土山曰一石水曰一勺蓋舉其
小處然尔天曰覆萬物地曰載萬物山曰寶藏興
水曰貨財殖蓋舉其大處然尔夫天至廣也地至

大也山至厚也水至深也故曰至誠無息

先天圖體也而用在其中矣後天圖用也而體在其中矣

太極圖易之精也不研之何以格物先天圖易之
烈也不發之何以致知

西子言志也超然矣然行或有所不捨也路也
能爲乎其國也有也能爲乎其邦也華也能爲乎
其諸侯也然昔行能拚乎其言也夫哲雖狂然豈
見大意矣是孔門之教也

誰謂陰不能生陽也今夫酒米澆之糟醲之水沃
之不數日醱勃勃然熱而醲矣今夫糞塵汚之穢
積之水浸之不數日蟲欣欣然昂而動矣誰謂陰
不能生陽邪

伏羲卦爻黃帝律呂皆自然而然而然也蓋本之天也
天行健於日於穆不已也其王化乎日行健於月
至誠無息也其王政乎

擬衍大學格物致知誠意章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

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學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脩身明明德也特舉脩身者脩身其本也口脩
身格致誠正舉之矣身之脩德之明也而家國
天下之人之德亦當明也本立而道生也本末
之分學道之別格致之易見者也本所當先厚
而當親大人所知也知此斯知脩身矣知脩身
知本也知斯矣

所謂誠其意者非自欺也如惡其然也如好色此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晦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戒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審淵兮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欲脩身則曰誠意始者謂誠意者誠意其要也曰誠意格致舉之美且格致以明明德也則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其要在慎獨也

而後不自欺必自謙也心廣體胖及正心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擊兮箏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子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

僖兮者恂慄也箏兮擊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直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切以琢者其謂格致也明明德也終不可

諠親民也直德至善明德親民止至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與在予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以沒世不忘也

不忘明德而德明也賢親和衆親民而民親也
沒世不忘止不善矣兩引詩而釋之蓋著其功
効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

徵諸文王成湯帝克而其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
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

徵諸成湯之誓新德文王之作新民膺新命明德以親民也又摠結之曰無所不用其極止至善也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引詩而釋之言知所止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於歸人

交止於信

引詩而釋之言得所止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引夫子之言曰使無訟已之明德明也曰大畏民志民之明德亦明也蓋本於脩身也此之謂知本知本知本知脩身之為本也蓋大學下手用功處故反覆以申言之也其詳朱子已章句之矣惟金生水也故天下之寢不勝灌溉矣惟水生木

也故天下之工不勝斧斤矣惟木生火也故天下
之炎不勝燔燥矣惟火生土也故天下之穀不勝
稼穡矣惟土生金也故天下之器不勝鎔範矣然
得氣之柔以成水也則凡濕之流皆爲水得氣之
剛以成火也則凡燥之熾皆爲火得氣之華以成
木也則凡濕之融皆爲木得氣之精以成金也則
凡燥之凝皆爲金得氣之厚以成土也則凡濕凡
燥之結皆爲土蓋潤水之性也故鹹故黑炎火之
性也故苦故赤暖木之性也故酸故青寒金之性

也故辛故白生土之性也故甘故黃其相生相繼也其相尅相治也然陰陽無不具而性無不善也可以觀太極矣

畫必三而後能成一卦必奇偶錯而後能成八卦故自一至三皆自然而然而重必六而後能成下上卦必上下錯而後能成六十四卦故自一至六亦自然而然而然自一至三其有取於參乎參三也一奇一偶三以相錯而八卦列矣自一至六其有取於兩乎兩二也一內一外二以相錯而六十

原缺

四卦生矣

天至大也雖地亦包乎其內而日月繫焉星辰麗焉風雨興焉河嶽奠焉草木殖焉鳥獸若焉然天其主也而生物其心也君至大也雖后亦御乎其內而三公輔焉九卿弼焉百工理焉萬姓輯焉四海晏焉九州謐焉然君其主也而生民其心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自然之文粲然也而理而象而數備焉

是易也程子專主義理朱子專主卜筮然羲文周

孔之畫之卦之爻之翼曰交易曰變易可以學可以見矣

觀先天圖則知顯微無間矣觀大極圖則知體用
一源矣

才有意於爲公便是私故曰廓然太公才有意於
爲義便是利故曰君子喻於義而公私義利之間
間不容髮也

顏子之樂惟德潤身也自尔心廣體胖不以簞瓢
而改不以台鼎而移

讀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知孟子道性善之旨矣

視一以禮視之理得矣聽一以禮聽之理得矣言一以禮言之理得矣動一以禮動之理得矣一曰不克已乎天下不歸仁乎

程朱子訓格物明且切矣謂格物以窮理物格而理明矣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物外也理內也即是物以求是理就實處究竟久則豁然尔故窮到至處之謂格與律所謂格闡之格頗相似易曰

知至至之是也或者疑之曰吾求之內也心學也
夫人之內心也心具是理也統之者性也情也皆
物也今日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
歸於正也然物物也意亦物也物與意義不相涉
亦何所本而以爲意之用邪設以爲心之用亦可
也設以爲身之用亦可也然苟意用於正性邪則
性未發猶在內也將何以探其正不正而正之邪
意用於正情邪則情既發已在外矣抑何以追其
正不正而正之邪且不知正之者物邪意邪倘以

爲情則又求之外矣抑心學邪然既云物爲意之
用則物乃在意後矣又云正其不正蓋心知之也
則致當在格前矣如曰正意之用也則致知誠意
正心皆舉之矣又何爲致之誠之正之邪夫意心
之所發也今欲格而正之將正意邪抑正心邪果
正物邪又曰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
物若然則格之矣正矣無庸於誠之正之致之矣
又曰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若然
則物乃意與心與知之主宰無不聽命於格矣吁

只一物字發出許多議論友覆聖經其論高出其上此豈末學所能窺測也邪嗟乎程朱之訓格物蓋本之萬物皆備于我也堯舜之智不偏物急先務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然則格物果外邪抑內邪且格者物也外也格之者心也內也

或謂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然彼所謂良知與孟子所謂良知厥旨既別厥用亦異孟子所謂良知不待慮而知也彼所謂良知吾心本然之知也孟子良知字皆虛彼良知字皆實然非字異也其義殊

也夫良知知也其所以知理也今以良知為天理則吾心所賦所具者理邪知邪理理之自然者也未發之性之中已發之情之和皆是也果知邪抑理邪然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理也亦將以為良知邪夫知知此理也理心之體也知心之用也豈將並立而互為體用邪又謂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謂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則良知天理之在人心一物邪二物邪天

既之人心安之天無先邪孰後邪夫知而謂之良

則純然善粹然美矣何復致之邪致之者將推極之使與良邪苟不致將復不良邪嗟乎吾心之天理渾然者也戒慎恐懼以存養之所以擴本然之天也今又察之使明精之使詳者存養邪省察邪苟以為吾心具是知即具是理也是即生知邪果生知也則人人皆聖人矣又何待於學而後知邪又何困於知而必學邪豈不可知也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然真性賦之天者也明覺而通感之人

者也所以賊所以感者理也豈亦曰知邪心不虛
靈是以明覺然有時而昏則與天理不相類矣豈
亦曰良知邪有此良知其覺自然則理不必窮也
性不必盡也德不必明也隨感而通自有條理則
無復學之弗能弗措也無復問之弗知弗措也是
非聖人之生知邪嗟乎天人一也苟以為良知即
天理則存龍魚躍川流山峙者理邪知邪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者知邪理邪要不可得而知也竊以
為世之天理本自毫釐擴而充之則知為真知

是為真其是為窮理存之為德行之為行建之為
功是為循理又何假良知以與天理相埒將互為
體邪抑迭為用邪非愚之所知也

大學章句言即物以窮其理者格物也格物也者
窮理也謂即明明德而格之致之若何為未明若
何為明若何為明未至若何為明乃至而後明明
德之理昭然也即親民而格之致之若何為未親
若何為親若何為親未至若何為親乃至而後親
民之理繁然也理斯窮物斯格知斯至矣是之謂

大學之功然即事事物物而格之雖涉於泛而窮天下之事之物之理本吾儒分內事也故格物者必自明明德親民始明之至親之至止至善矣是其本體也倘曰事事物物無定理曰理不備於物則日之升月之沉水之流山之峙鷲之飛魚之躍而其所以然者何物邪善乎二泉子曰易曰知至至之此格之說也禮曰物至知之此致之說也聚精會神置吾心於是物之中致一而不及乎他之謂格物仁雖未能守而知能及之是之爲格物

朱子所補格物傳文無問與曾子之旨合否然自
始至極自一至萬其理昭然如指諸掌意雖取於
程子而義有得於曾子今以即物窮理爲非心學
則理不當窮乎物之理不當知乎堯舜之知何不
偏物急先務乎夫即物以窮理者謂即明德之物
民之物至善之物而窮其所以明所以親所以止
之理無不到也則其知無不至矣餘可類推耳非
心學乎非謂即天下之事之物而即盡之也噫

窮理學者分內事也易不曰窮理盡性乎詩不曰
有物有則乎顏子不曰博文約禮乎子思不曰博
學審問慎思明辯乎孟子不曰萬物皆備於我乎
夫理不窮何以明乎理將不待窮而自明乎天地
何覆載日月何照臨乎萬事紛至何以應萬物沓
來何以接乎理不窮也將明心乎將一聞千悟乎
不大亂直乎

周子太極圖所謂無非老釋之所謂無也老釋所
謂無虛也謂無生有也周子所謂無實也謂有是

理無是物也即太極也或疑之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邪

天地以生爲心也觀蜚生蟻蟻沫生蠓蠓腐生螢
陰生龜蠹生魚而其生生無窮也

雪花必六出梅花必五出雪花至春復五出冰花
亦六出可以觀天地陰陽自然之數矣

知至至之格物也知終終之致知也

欲敦渾渾噩噩之風則從先進欲弘郁郁之文則
從周從先進世也從周時也然上古之風不可得

而且矣得見中古之文斯可矣其文何禮樂教化
終然而有章也煥然而有理也

此心之知之良本然之天也孩提之童之知愛敬
其父兄本然之天也理也苟遂以良知爲天理則
陰陽之化生人物之稟賦者理邪知邪心之所以
成體身之所以成形者理邪知邪既云良知又云
此良知者不致則知之良未盡既致則知之良
盡此良知之理也可以言實體也良也知也不可
以言其體也傳云生知聖也學知良也固知萬也

然則其知之知聖邪賢邪愚邪生知學知與良知
知邪其邪則知與良知異邪其異則其心之知
於事物物其良知亦寧無事物也夫漢史所謂
人知並知邪知我知孰爲知聖邪與經書所謂知
道知德知性知天孰爲體用邪要非末學所能知
也

道統之傳孔子而後有顏魯子思至孟子而止耳
孟子之後有周程張子至朱子而止耳傳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愚亦曰熹之死不得其傳焉

一而貫萬物各具一太極也貫而一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孝一也舜聖也閔子賢也申生恭也伯奇順也皆怨慕也

讀今易使今之學者不知古易無以識義文周孔之神聖其何以窺圖書之微奧也哉古易上經下經家上傳家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是所謂十二篇也又自以爲分上下

太極理也一也陰陽兩儀也分大分少四象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軫軫軫軫萬事也形形色色萬物也皆是理位之育之也闢之闢之也變之合之也生之化之也氣也貫也一本萬殊也聖人之一貫也忠盡之於己也恕行之於人也學者之二貫也

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曰窮理則初學之士無所持循曰格物則士之初學有所體認云尔蓋理隱而物顯也子曾子之教學者何其著明深切也邪

願以格字欲訓之為正豈程朱子不知格可訓之
以正邪書曰王假有廟亦可訓格為正邪

堯夫夫人之心之其天理也夫人知之也謂心具
是理而人不知也故以良知明之可也夫人皆知
之也生知稱聖學知稱賢困知稱愚知雖有淺深
而其知一也困而不學愚爾蓋吾心之知本良也
不必曰良知良知者是以良知為心之理而與靈
府作主宰抑以良知為心之德而與天理相左
右邪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蓋亦曰大

人者不失其孩童之良知不明切邪然心所具者
理也知理之當擴心之良也謂致之使不失其良
可也而必曰致良知蓋亦曰擴天理不明切邪太
學曰致知今日致良知知有二邪蓋理一也知亦
一也知當致也既曰良知似無庸於致矣即孩提
之童之自能知者也若曰致之使不失其良知蓋
亦曰致之使不失其本心不明實邪何必曰良知
良知云尔也

火之性剛故就上水之性柔故就下

修道之謂教之修與修身以道之修同存養省察
修道也

皆清也而不皆伯夷皆任也而不皆伊尹皆才也
而不皆周公夷之清清也非今之所謂清也尹之
任任也非今之所謂任也周之才才也非今之所
謂才也清可能也餓不可能也任可能也放不可
能也才可能也攝不可能也

太極圖何為作此理昭然而人之知此理也不皆
昭然故為是圖以開示之是圖一出則太極理也

兩儀四象五行男女萬物氣也皆是理之為之也
一披閱問而人皆昭然也然猶有疑無極者既明
太極苟不言無極則人又將疑有極矣周子之為
是問也庶迪後學之心何其著明也哉

體川一原顯微無間薛子發明無餘蘊矣

心一也經曰正心傳曰存心又曰盡心釋氏曰明
心亦曰存心又曰澄心夫儒者之於心邪則正之
舍則存之欲通吾神明而極其全體則盡之則此
心湛然在內日昭昭然所具之理窮之盡明之

至故萬事沓來一一攄理應之無不山當是心也
何虛靈邪其在腔子裏不活潑潑地邪衲子之於
心道絕念慮屏除紛擾執持之羈制之不合意馳
不使業障則此心孑然在中日冥冥然然止知明
心不知明理故弗動弗撓徒尔端居事來莫察事
去莫省是心也何空寂邪其在腔子裏不死帖帖
地邪夫儒正心也心正矣惟見其亭亭當當也釋
明心也心明矣祇見其閃閃爍爍也此儒釋之所
以頓殊也

誠者自成也天道也而道自道也天德也

聖人脩是道於大中至正之域而無過無不及是之謂教

學者力學當慎之於動而主之以靜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謂動靜不失其時不失其宜也故令人靜坐後學不察泥於其說遂至屏絕思慮有似禪定久則未有不空索者是以易入於禪而人不悟也使學於幼而有小學根本學於壯而有大學工夫則定而靜以至於得我之明德隨

明禪何自而生何自而入邪

古之所謂才也今之所謂才亦才也稷契三代之才也管晏春秋之才也樂魯戰國之才也董賈欽陸韓范漢唐宋之才也然三代而上之才純王
之才也三代而下之才有純伯者有雜伯者有體
王者王伯之間之才也夫三代而上之才臣與君
同而君用之也三代而下之才臣未必與君同而
君未必用之也嗟乎同不同世也用不用時也原
才矣而國不容亮才矣而天不假年今不如古也

爲之何哉

真知者必實行實行者必真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蓋出此此亦明矣然知自知行自行也夫所謂好色惡臭者知之苟切行之必篤理也然未及於行也蓋見色而好見臭而惡屬知好若色惡若臭屬行但未近乎色未遠乎臭乃未可云行爾釋誠意而曰好惡云者是論其理明知行而曰好惡云者是論其事今云已自好了已自惡了然色與臭在彼好之惡之在此豈徒物色之乎又云知寒必

自己寒了知飢必自己飢了然覺寒與飢知也備
寒與飢行也寒未衣猶寒也飢未食猶飢也將謂
己自寒己自飢遂爲行乎今有人焉真知夫事親
必親容必愉色斯爲孝也然向不在庭遂謂之盡
孝乎真知夫事君必披肝必握膽斯爲忠也然尙
在庭遂謂之盡忠乎見得真切知也其本體也
其本體也亦其本體也既云知行合一却云
知行說一箇知說一箇行是不得已補救然知
行知行使行古人何不得已何補救乎大抵真知

一原居一
知也必能行者也實行行也必能知者也知果即
行乎知行果不可分乎

一日克己復禮屬行一旦豁然貫通屬知其致一
也天下有不歸仁大人之學有不得止也哉

好仁者無以尚之樂天也

不以顏回之學自期者不愛其身者也不以伊尹
之志自任者不愛其人者也故學顏子所以學孔
子也學伊尹所以學大舜也

學不可與言三代罔也治不可與言三代誣也學

也治也可以三代也而弗三代若也盡也

續宗晉訪元山席子坐定與求聖賢經傳而論古今是非得失乃及春秋續宗曰春秋有經而無傳席子曰然曰伏羲之卦文王周公孔子能傳之孔子之春秋恐非左氏公穀氏之所能傳曰然曰游夏在孔門以文學稱而曰不能贊一辭然則春秋豈必傳哉曰然曰左氏有實不實公穀氏有精不精明氏太義正然亦有鑿程氏其幾乎曰然曰三統之左傳左氏春秋也公羊傳公羊氏春秋也穀

傳春秋也胡傳胡氏春秋也雖程傳亦惡得必
為孔子哉曰然曰春秋猶天也程其日月乎胡其
雲雨乎左其星辰乎公羊穀梁其河嶽乎然皆不
足以盡天也曰然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
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天子之事亦大矣顧在於褒
與貶乎顧在於以一字為褒與貶乎曰然然則子
於傳孰從續宗良久曰必也程傳乎席子亦良久
曰其庶幾哉

文起自堯典詩起自關雎堯典之文有唐之德化

也帝也文云乎哉關雎之詩有周之風化也王也
詩云乎哉

欲己之明德之極其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欲天
下之人之明德之皆極其明親氏之止於至善也
而皆原於明明德也蓋明明德也必仁如天而後
謂之至必明如日而後謂之至親民也必無聲無
臭而後謂之至必不識不知而後謂之至其至也
即己之德天下之人之德之極致也其本體也故
曰止

不知性何以知命不知命何以知道荀氏楊氏皆
不識性陸氏亦不識性微程子吾其異端矣釋氏
誤以心爲性吾儒惑之從而疑性而不知求之心
也名曰學儒幾何而不逃乎儒入乎佛邪求之大
學者行吾所學非王不以尙非聖不以崇以之爲
治非周不以法非孔不以師

觀晦翁所問延平所答具見究心理道可以存養
可以省察先正啓後學此爲切要今之學者末也
有師弟子授受至灑然如二先生者

學者當學孔子學孔子也當先學顏子程伯子夫
顏子粹程伯子純學者質不能如顏如程也蓋學
曾子何以學曾子心必篤行必篤學斯篤矣其篤
若何曰不欺曰死妄

政不出於王霸而已矣教不本於聖藝而已矣故
修政以武城爲學道立教以安定爲稽古然王要
道也聖至德也

大學之學陽明子主誠意言大學之要在誠意也
誠意之極止至善也甘泉子主格物言自平天下

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天下平大學之始終也格
物止至善也涇野子主修身言大學之本在修身
也知身爲本所當厚也則心不他用世無剩物日
無汎事而其知至矣愚竊以爲在明明德也蓋格
之致之誠之正之修身也明明德也齊之治之平
之天下之人之皆明其明德親民也明德無不明
民之明德無不明止至善也是大人之學而大學
之道也

禪學日盛則理學日微理學日微則斯文日晦正

近日垂不入于老即入于釋晉宋之家可鑒也
謂大學舊本無錯簡恐未必然謂二程子朱子本
孰與曾子合孰不與合是亦未必然但當求之於
理理明而道存矣今執舊本而謂談理為求之外
為支離言首本而謂談心為求之內為虛玄墨蓋
不知其說矣孔子不曰史闕文

大學舊本在禮記中記多錯誤此未必無錯誤然
程子謂為孔氏遺書朱子謂古者教人之法復明
此足以訓矣顧學者學之何如爾周氏曰語格致

或在簡迷復論治平或舊文離次然理苟明不患其迷復我苟足不病其離次故讀古本而大人之學大學之道亦未為不暢也然不於古本求脉絡於今本詳意旨却以古今本較支與虛與妄議綴與離而以格物為誠意之功然致知非功乎以止至善為誠意之極然非明明德親民之極乎蓋格物必致知而後可以言誠否則何自慊乎明明德親民必無所不用其極而後可以言止否則天下何以平乎動而有不善不格之至致之明而遂誠

乎不自欺乎然則格致夫何可緩乎豈在誠之
後乎夫舊本不析可也因舊本而求格致之義因
渾然即新本而求格致之理復粲然而顧以為支
乎 格物窮理也致知明理也所以格所以致者
心也蓋本之內也夫何支欲格物欲致知者將以
誠意正心修身也則格物事也致知功也誠意要
也修身本也所以明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用
也所以親民也愛人之意夫焉得不由禮曰毋不
敬學者所以學也格知誠正修而不蔽不惑以二

手齊治平而不敬不他以適乎文王不無不敬而
安所止乎中庸不篤恭而天下平乎大學雖未明
言然敬在心也學者之學也非自外至者也夫曷
緩分以為傳猶誦讀者分以為句讀耳學者按其
節目以原其綱領庶有進志耳今本雖少分然血
脈亦自分明固未別為一色及列為二簡也夫何
離曰知止而后有定承在止於至善曰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以下承知所先後其自天子至於庶
人則特提出本以示人故曰此謂知本曰此謂知

之至也承上知止止至善也其義備曰所謂誠其
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誠意之義備矣其文完蓋
程朱子以格致之義若未有明訓故於大學中尋
繹疑有遺錯乃尔改正乃尔分析以教示學者而
今乃訾之且以格物爲正物不知於大學孰得於
一程子朱子孰是邪夫程子朱子宋大儒也吾所
尊信者也孟子亞聖也苟卿且訾之而况程朱子
邪無怪其輕詆也未乃以致知爲存乎心悟其趨
於禪乃自露出本色矣將焉遯由是觀之且不知

一
五
九
孰支孰離孰妄孰綴邪敢質之知格物者

古本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曰所謂誠其意者意固有在然格致乃喫緊用工處而可無明訓乎故疑有闕文闕文者如所謂格其物所謂致其知云尔然反覆體玩則誠意學之要也修身學之本也然必自格致入格物格理也理明而知至矣知至而後意誠而後心正而後身修蓋觀淇澳烈文之詩之旨而其格之致之之義已具有不俟訓釋而可考知者在學者玩索之也 今觀自大學

原缺

之道在明明德至此謂知之至也其文義既自成

篇

此下或
有闕文

自所謂誠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其

文亦自成章

此上或
有脫簡

而其理致昭然無復疑闕此

謂知本二句正是總結上文自詩云瞻彼淇澳至

此以沒世不忘也此引詩以明明明德親民之止

於至善也而格致之義亦已在其中矣

此中或
有闕文自

康誥曰克明德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引言以

徵明明德親民之止於至善及知止得止而以本

末之義結之也但此三節似俱當在誠意章前此

後或有闕格致字及闕格致章今不可考矣然

知其指趣即可探其蘊奧沉之潛之當自得之也

何必曰孰在前孰在後何必曰舊本是新本非何

必曰舊本不當析新本不當從何必曰誠意之必

在先格物之必在內而有所謂支與虛與妄與亡

與離與悟云尔邪予故曰史闕文使程伯子不自

禮記中取出今亦無復古古今今是是非非云尔

也程伯子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

信上接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下接古之欲明明德

德也其平章道也邵子皇帝王伯道德切力每以
四者類言之然有差也若降殺云尔也夫伯何可
以嗣王功力何可以嗣道德學者須識邵子立言
之旨則能以意逆之矣

只今聖學大明如日中天也惜王道未盡行如水
行地尔而又加以禪學肆出豈斯文之幸邪噫
何偏趨遠廢而不恪遵明道邪遵明道學顏也學
顏學孔子也學禪而却曰學孔是駕指南車而適
鴈門尔吁亦在矣

人知霸非王也然難以亂道人知禪非聖也然易以亂學皞皞如也王也驩虞如也霸也博文約禮聖也明心見性禪也王霸所彼所感固自判然世雖称管晏然迹其所就安敢望伊周霸能亂王乎若禪學惟不知性也或以主為性或以心為性或以氣為性性不明故見不真見不真故學不正學者趨向苟不的鮮有不為禪所引去者故曰爾近理而大亂真近有以陸子靜為上接孟子者夫孟子顯學孔子始舍顏子亞聖也蓋性養氣之論上

繼周孔君子靜已不識性更不識氣稟之性却止
知心故曰心即理也而不知性即理也每云當下
便是如其言則周公之夜思待旦孔子之發憤忘
食皆非邪然惟生知安行為能然耳學知利行而
下既無庸着力又何以便到聖人地位邪其流不
至於肯定廢學不已也然堯舜之兢兢業業湯之
慄慄文之翼翼異者何邪又云只差些子却又不道
破第恐所謂些子者正是差處而彼不自知也觀
楊簡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詹阜之忽覺此心之復澄瑩其以心之靈覺為性
明矣此可見止知心不知性於孟子性善之說已
相悖而先立乎其大者亦止言心而不言心之靈
思於孟子思則得之之旨亦不相投此其流弊未
入于禪定邪夫子靜所見甚高如云天地未闢此
理固在此即邪子所謂畫前元有易也但知靈覺
以為至道似是更不須問學則聖賢之博學詳說
大禹惜分陰孔子三絕韋編者何邪夫當下便是
尺差些于此與禪語絕相類却是教學者頓悟矣

堯舜周

終一以時其以二

嗟乎子靜本高今則過於高矣而何以爲獨接孟子邪將不屑周程子邪而何以云吾明斯道邪於乎惜哉

戰國世降楊墨之徒出邪說橫行孟子繼子思而有憂焉不得已而爲之辯夫孟子豈好辯哉息邪說以正人心明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子思而開來學則蓋子固有不得而辭焉者微孟子吾其異端矣南宋世衰佛老之徒出禪學盛傳朱子繼周程

張子而有憂焉不得已而與之辯夫朱子豈故與
之辯哉斥禪學以扶世道闢周公孔子之道以嗣
周程張子而詔後世則朱子亦有不得而辭焉者
微朱子吾其他道矣嗟乎七篇不作周公孔子之
道何以揭之中天六經四書不註周公孔子之道
何以垂之後世先正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
云朱子之功不在孟下

心過理不明也身過道不明也理何以明正其心
如鑑道何以明修其身如衡

在

其明德也在

子已釋之矣

繫辭自天道言而人事具矣中庸自人事言而天理具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傳曰形而上者道也程子曰陰陽亦是形而下者此須理會

傳曰易用九老陽也用六老陰也程子曰用九純陽也用六純陰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賦以理爲性稟以氣爲

形人物之受之天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命程子謂之造化也是已然理以成性氣以成形而其人物成矣命也

周子之圖其猶羲皇之畫乎其通書其猶文王之彖辭周公之爻辭孔子之繫辭乎觀畫則知先天矣知太極矣觀圖則知一陰一陽矣知易矣

逝者不舍晝夜不止川流若日往月來雲流風動鳥飛獸走草生木長莫不如斯也而天行尤健

識得顏子仰高鑽堅所立卓尔曾子一貫三省自

慊自欺子思率性修道大本達道孟子知言養氣
蓋心知性之旨斯可學孔子舍此便不能尋向上
去優入聖域矣

易其天地乎書其帝王乎詩其風化乎春秋其天
乎禮其理乎樂其政乎乾健坤順而天地位矣堯
授舜受而唐虞帝矣禹繼湯放武伐而夏商周王
矣文王敬后妃貞而周化矣亂臣賊子誅而天命
天討行矣動容毋不敬而禮立矣玄德升聞四方
風動而樂成矣

成周之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叩馬之義人非唐虞之節士乎鷹揚之太公非周之丈人乎盟津不期而會之八百諸侯非武王之貞師乎紂非有商曷喪之時日乎而箕子則有周之質師也夫願民貞矣義人清矣諸侯貞吉矣武王王袪矣紂獨夫也箕子仁矣

妹喜姐已褒姒陰干陽也秦隋陰乘陽也莽操陰傾陽也斯鞅陰蠹陽也禹廣安石陰蠱陽也金元陰蝕陽也是故湯王武王信陽也抑陰也漢高祖

唐太宗宋藝祖扶陽也光武昭列復陽也我

太祖震乎陽闢乎陽闡乎陽以閉乎陰也斯千百

世陽德亨而日中天也

若武帝常則陰蔽陽也

詩三百十一篇成周之風化也而關雎其本也故
風以風雅以雅頌以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而皆原於關雎朝廷宗廟閭閻無遠不被也而成
周之治歸于王矣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
亦不已

堯豈不知舉十六相有舜焉豈不知去四凶凶未

著爾

程氏兩夫子未生而大學中庸之書不暴程氏兩夫子既出而曾子子思之教始明曾子子思之教明孔子之道明也孔子之道明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行也殆歷萬世而罔墜也於戲其功大矣彼楊簡者何物而輒指摘之陸子靜有知亦必見憎曾謂曾子子思之言而不爲楊氏子所取邪

讀太極圖說則知易矣讀西銘則知仁矣

欲學孔子當自顏子大欲學顏子當自程伯子入

尹氏焯亦善
學程子矣

荀子云性惡言人之性皆惡也然堯舜周孔何以
聖顏孟何以賢邪設改之而善也聖人性之也亦
改之邪香七歲郎知扇枕亦豈改之邪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敬父兄人見孺子入井無不惻隱自然
而然邪抑改之邪天人一也天以是賦於人何遂
惡邪惡矣何以成形邪物蠢於人也何不踐生草
不履生虫反哺啣環顧善於人邪性果惡邪果善

惡混邪不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荀子云禮
僞也夫禮四德之一也倘僞也其仁義知亦僞矣
望 大廷而自起敬尊君也遇大賓而自致敬尊
賢也亦僞邪泰伯之逃荆蠻伯夷之避首陽親親
也禹之讓稷契夷之讓夔龍賢賢也亦僞邪虞芮
入豐見禮讓而媿歸蘧伯玉夜過公門避車而趨
豈僞邪夫禮理也禮苟僞理亦僞邪

不立道學之名而道自明學自傳者蓋有其實也
特立道學之名而道未必明學未必傳者徒有其

名尔何謂有其實學爲聖爲賢也收斂不容一物
不媿屋漏一知一行無弗合理也一言一動無弗
合道也而其學實矣何謂有其名外若君子內不
離小人言必道孔孟而行不揜也而其名虛尔嗟
乎韓范未聞立名而其賢實與程朱相伯仲固一
代之第一流人也然近代甚至有藉虛名以售美
官其人不識其反識之者亦將謂之道學歟恐非
業詩書求心性者之所爲也

曾子之絜矩帝堯之執中也子思之篤恭伯禹之

祇承也而天下有不帝不王者哉

迦幾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學之源者程伯子
導末世禪學之流者陸子靜

欲定朱陸之辯斷以孔子博約之訓顏子博約之
學而其異同判然矣人皆曰朱子晚年之見始定
愚則曰晚年之論益精人皆曰陸氏之見猶高非
禪也愚則曰學者學之便入于禪

語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允矣是言也然顏
曾思孟之後天不生周程張朱子恐亦不能萬古

如長晝也

程伯子似顏子程叔子似孟子然顏子粹與生知
鄰程伯子純出學知上孟子剛大而其氣浩然
山巖巖之氣象也程叔子剛正而其氣儼然故學
程伯子學顏子所以學孔子學程叔子亦所以學
孟子然慙不易學

孔子顏子不用於春秋孟子不用於戰國程伯子
不用於宋其人哉其天哉

陽明以小學大學不當分然事雖若一學不有先

後乎豈未州之童即當盡心盡性既冠之士猶當灑掃乎孔子有云大學之道先正有云灑掃亦是形而上之之理中庸不曰登高必自卑行遠必白邇先正不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揚雄僭經謂之不知易可也王通擬經謂之不知書可也然文中子自是儒者若雄之仕莽則學而仕仕而叛經矣不可以儒名矣苟卿言雖有疵然獨尊孔子故謂之大醇若列禦寇若莊周言皆出於老子異端之傑然者歟然與揚其文皆不可及

而王更多格言

文必本之典謨訓誥而後可以言道獻必本之皋
夔稷契而後可以言德

朱子之學蓋有本於博文約禮也陸氏之學不涉
於後博文而先約禮歟朱陸之異同其在是歟
不師周孔不足以立教不友顏曾思孟周程張朱
不足以力學其教唐虞之化而堯舜之道也其學
濂洛之流而洙泗之源也登是禮殿而不知觀法

焉抑何以教何以學哉

殿在嘉定州
三教書院

輔弼不如周公不足以言攝保釐不如畢公不足以言治遺愛不如召公不足以言惠戡定不如召虎不足以言武

管仲非仁者也而曰如其仁不沒其功也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謂天下之人之不被髮左衽仲之賜也然假之者仁也匡之者伯也故孔門羞稱

先皇褒章六經四書以所學治道攸繫焉以羲軒堯舜禹湯文武爲百王法以周孔爲百世師以顏曾思孟爲繼往聖以周程張朱爲開來學信

乎如日行天如水行地迥出漢唐宋之上固千萬
世岡墜也 國初諸儒學誠正矣見誠偉矣但易
不復古易書古文未及白儀禮不列之學官詩不
附呂記春秋不錄程傳禮記不釐正漢儒之附入
者猶有遺憾耳浩欲言之未果然不亟言之恐
聖明未易逢也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物有形類事
有真偽亦非子思之言也子思於時尚少也苟有
固不以忠信不以身心顧以事物邪是豈孔子之

家學邪孔子苟有答不以誠明不以中正願以精
神邪亦非孔子之家教也伯魚趨庭長矣且未及
詩禮子思間居遽及事物邪不必考書之非真而
已知問答之皆非真也大物之形類可以理推事
之真僞可以理察賢者自能喻之而何假於聖邪
然所謂聖生知安行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也無
思無不通之謂也而以心之精神遂謂之聖也則
凡人之聰睿者皆可謂之聖矣心之精神虛靈不
昧也身之精神一團和氣也然亦不得謂之聖也

朱子不曰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者理既無足取
辭亦不足觀乃宋咸僞作者夫家語孝經中多名
言格言尚不取信而謂孔叢子可信邪慈湖楊氏
不達聖人之學之教勦其說以爲主動以立論以
聳人之聽然於性命之學無與焉祇自趨於禪定
耳吁可慨也

古禮之存于今者鄉射鄉飲二者而已鄉飲禮天
下遵行鄉射禮 國初令有司月朔望行之今不
行久矣然鄉飲禮郡縣率以爲故事漫行之而不

足以範俗也夫鄉飲養高年尊有德也今預飲者未必皆杖于鄉而稱鄉先生甚者不止無德無行且有過有失多親信者舉之耳而國家養老尊賢之意失之遠且悖矣此恐不可不一釐正也噫然其遵非實也非主也禮記云鄉人仕至大夫可約而遵法者也又曰介所以輔主遵所以輔賓也今郡縣每以佐貳官充之或以鄉官充之皆非也蓋若主者請以陪賓者也故遵之爵與大賓之爵主之爵皆奠于堂中之北雖介之爵亦不得而並

焉其赴飲也贊者報遵至而王與賓及衆賓皆迴
於門既拜揖遵入賓次之衆賓又次之升堂而後
分請入位蓋鄉官之猶在仕版偶至其家或暫居
其鄉尋當復出而其德位與大賓相上下可以陪
者乃請之尔三遵亦然但爵稍亞於遵賓者亦可
至於吳偶倣古鄉飲禮行之賓與遵與主揖讓竟
其間者如堵焉而今皆不之考也夫豈

國家復古禮之令典哉

子有請
遵短啓

朱子詩經集傳學者今誦服矣然呂氏讀詩記不

可不讀蓋伯恭之記朱子謂真有意於溫柔醇厚之教矣學者讀之可羣可怨之旨其庶乎故是記不可不讀也竊恐詩人之旨其傳與記未必盡得其微與故曰以意逆志然必於傳記涵泳焉

屈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怨也怨已之不得乎君而思慕也申生不得於其親繼之以經孝也屈平不得於其君繼之以沉忠也無論過不過而其心盡矣於戲此非終其身思慕其君者邪

老子勞攘列子迂誕莊子荒唐去楊墨不遠老子

譙冲列子平曠莊子跌蕩於楊墨差強

老子曾爲柱下史而知禮之節文故孔子見而問之如入太廟每事問耳夫一代之禮其節文之在朝廷者或創自武王或制自周公皆所當問故雖知亦問禮也亦入國而問之敬也而遂以爲尊老子然則問津問卜者亦遂以爲尊其人邪是老子之徒之張大之也

老子五千言既名以道德又名以經然道彼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彼德非吾所謂德也夫道非人所

共出不得謂之道不謂之道不可與久堯舜之門
德非人所同得不得謂之德不謂之德不可與望
周孔之墻且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其旨自與吾
道頌殊顧可以道德以經名哉不曰老子竊弄閻
闢者也

今夫海其水瀾瀾其受灑灑吾知與日月並長矣
今夫嶽其石巖巖其藏穆穆吾知與天地同大矣
今夫人其德巍巍其頤融融吾知與海嶽同造矣
稽之
羲軒乎其惟堯舜乎其道悠久矣

玩辭而知得失玩占而知吉凶故有得亡失而理
昭矣有吉亡凶而道泰矣謂易專爲卜筮而作豈
其然與子貢見兩君執圭高卑而知修短亦何專
於卜筮程子曰盡天理便是易

是心也從夫人則爲人心從夫道則爲道心

儀禮多闕文周禮多錯簡然聖人之宏綱大用微
辭奧義即此亦可仰觀其精蘊使有成周之風化
彝倫具節文法度未必不可行於今日意安石
何人莽何心漢末宋季何時

卦爻作而卜筮生卜筮生而吉凶見吉凶見而嫌
疑決三皇時風氣噩噩民生亓亓伏羲何爲特爲
卜筮以作易夫羲皇之易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
廣大悉備是以有聖人之道四焉何止於卜筮不
曰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不曰順性命之理通幽明
之故盡事物之情觀去聲

三禮之文皆古也而禮記則有非古者矣因吳棫
考註而釐正之敢有望於今日朱子云六經之
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謂學大學以敬爲贅者豈以敬爲他物學者當別作一段工夫而非當務邪曾子不曰君子必誠其意君子先慎乎德夫意欲誠敬不主於心邪德欲慎敬不持於身邪

夷齊叫馬而諫伐商義也蓋非其君不事之心也傷商祀之不歆因不食周粟不屑就已也義也武王伐無道紂仁也蓋拯斯民於塗炭之中之心也不期而會之諸侯有八百焉人心之歸之也仁也皆是也

伊尹對湯曰三公之事在道以言乎其行也九卿之事在德以言乎其體也大夫之事在仁以言乎其政也列士之事在義以言乎其事也疑道據德居仁由義其秩雖有四其忠則一尔如其道如其德如其仁如其義是故明君臣而不臣

不以爲臣而以爲師者聖是故有聖君有聖臣不以爲臣而以爲友者賢是故有賢君有賢臣漢以公孫弘爲賢夫武帝果賢乎宋以王安石爲聖夫理宗果聖乎然龍逢死桀比干死紂師邪友邪臣

邪桀是以被放紂是以被伐

晉獻將殺申生重耳曰子盍辭曰吾君老矣賊父之嬖以取免吾忍以恨終哉子盍去曰是惡吾君也彰父之過而取美誰復納吾哉乃自殺夫是之謂恭也或責以秦伯之節豈欲立奚齊之事覺既曠去亦遲矣

晉文返國賞亡有不及者讀宮門之書其何以應介之推誦酒酣之辭其何以答舟之僑召之不來推竟於死求之不得僑卒遁去可以考晉侯矣介

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身將隱焉用文舟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言盡名至仁者不爲可以觀介舟氏矣

趙襄子之賞高赫也以禮晉文侯之賞叔狐也以
襄子其後功乎文侯其先德乎

宓子宰單父陽晝送之以釣道子賤蒞邑於陽橋之欲拔綸欲投餌者驅之於魴之若食若不食者取之而單父治蓋陽橋薄魴厚夫釣道矣止於宰

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教於襦襦者
豫爾

孔雀愛羽虎豹愛爪君子不愛身乎視尔明聽尔
聰言尔慎行尔謹心尔廣體尔胖斯愛身矣

豐牆堦下必崩危木風上必拔爲政者不培其本
一旦不支其將何以爲力故三百篇之治化皆原
於周南召南

利之會要盟可負而不負拔劍可讎而不讎管仲
之著信天下也而能南摧強楚北闢山戎三存亡

國一繼絕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王室尊其功不爲不大也

漢高之封雍齒晉文之赦里鳧須也故漢將曰雍齒且封吾屬無患矣晉國曰鳧須且赦虜皆翕然安矣

傳有之鴻鵠高飛遠舉者以掖有六翮也背毛腹毛不備尺寸無之飛不或卑有之飛不或高國家取士也將取其翮乎抑取其毛與毳乎

焚林而田無餘禽矣然有放麋者焉乾澤無魚無

餘魚矣然有故龜者焉故獺未祭魚鮓不入溪澗
而俎豆未聞弛也鳩不化鷹不設罾羅而賓客
未聞格也

終日言不遺已之憂非禮弗言矢終日行不遺已
之患非禮弗動矣

樂記雖係于禮其古之遺經乎土制雖撰于漢其
古之遺典乎

陸子靜譏朱晦翁蓋所入之門頓殊蘇子瞻詆程
伊川蓋所趨之途迥異是宜其不相下也然子靜

乃墮于禪下若子瞻不流於逞乎

申包胥因秦而請師以救楚伍子胥因蔡而與師以伐楚皆激於義也春秋予之予其忠也

五岳十二牧之服大舜其治聖治也七十二子之服孔子其教聖教也

讀論語鄉黨篇具見孔子之教七十子也無非聖教七十子之學孔子也無非聖學

謂周禮而非周公所制然則孰所制乎不惑乎謂宗辭而非孔子所贊然則孰所贊乎不侮乎

馬背旋文龜甲折象數也前二七後一六左三八
右四九中五其文圓前九後一左三右七前左四
前右二後左八後右六中一其象方位也龍所呈
圖也龜所獻書也拭圖而畫之卦也援書而陳之
疇也羲受之文傳之易也禹法之箕衍之範也天
出之聖人則之理也

麥丘人對齊桓曰君得罪於臣謂桀得罪於湯紂
得罪於武莫為謝故至不赦子謂桀得罪於夏臣
民湯得而放之紂得罪於商臣民武得而伐之夫

誰謝故至不赦

學解牛而得養生學舞劍而得草書先正云格物之功用也然曰得心得之也牛劍雖在外所得則在內謂格物非心學邪

人謂齊桓之霸在得管仲子糾齊桓之霸在得鮑叔

王莽而行周禮辟之賤丈夫而入廟學何有誠正實學謙恭實行王安石而行周禮辟之小人而服冠裳何有廣大心曾禮讓法度

漢不識公孫弘而以為名相宋不識王安石而以為名賢人君擇輔臣不難矣哉蓋君子難說小人易說

宋理宗不為故太子審處使之失所罪將焉歸人因以為篡也宜矣

相府而有申屠嘉陸敬輿銓部而有范希文司馬君寶御史臺而有汲長孺傅休奕本兵而有趙翁孫諸葛孔明天下有不治平者哉

石中取火陰生陽也爐中取水陽生陰也

原野記 三三
高皇之得劉基其猶漢高之得張良乎不曰吾子房也

予登岱嶽而見其雄靚華嶽而見其竒對嵩嶽而見其高望吳嶽而見其秀躋滯嶽而見其麗臨江瀆而見其長涉河瀆而見其遠俯東海而見其涵濱北海而見其濶汎震澤而見其沃而知天地之動靜陰陽之剛柔何巍然邪天下之山亡不依附焉何渙然邪天下之水亡不朝宗焉而皆原於太

孔子大聖也聖以堯舜文孔爲至夷惠尹且不得
並况其下者乎而韓子一則曰孔墨二則曰孔墨
韓子豈不知孔子乎而曰孔子亦上同兼愛上賢
明鬼韓子果知孔子乎讀墨子莊韓尔矣申商尔
矣而曰孔墨必相用韓子果不知墨子乎夫和則
不流同則流一於流不遷於比乎聖大矣且不能
同天而欲顛蒙百姓皆同天乎博施濟衆愛也然
不有差等乎不親親乎不親仁乎天地覆載且偏
愛可兼乎賢當上也上賢遵德重道也而可以富

貴而可以喜懼要之乎果賢者而可賈乎
可要乎祭如在不與如不祭誠也以爲有則不見
不聞以爲無則在左在右蓋陰陽之屈信也如所
明不涉於怪流於誕乎嗟夫言近乎僞行近乎誣
似是實非似同實異而可使之愚天下惑後世哉
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夫人皆然也亦豈獨墨氏哉
翟宋大夫也大夫亦尊矣然乎宋未聞其能同能
愛能賢能明也而可與孔子並稱哉不惑哉

己之明德之當明民之明德之欲明物也己之明

德當明而明民之明德欲明而使之明事也然有本未有始終焉知其先後而明之也於已之明德於天下之民之明德皆底於明止至善矣

觀子輿易箏子路結纓子游弦歌子賤鳴琴而知孔門之教如時雨之化物而物無不化是故顏子有是夫曾子竟得之而孔子之道傳蓋成德德成達材材達入則聖出則王於是可使治賦者有可使爲邦者有可使南面者而其英才莫不闔閭侃侃名聞天下於時而使夫子在位七十子在臧

咸視時中以爲準視大成以爲的則緩來動和于
上居敬行簡于下而其所至未必不臬夔稷契若
也史不云孔門七十子皆異能之士

延平合學者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景象愚以爲存
養得嚴密則方寸之間渾然無欲廓然無私

曰春王正月尊王也曰春帝正月尊帝乎盖所本
者歷代史也非列國史也而復曰帝可哉 阮氏
註則與春秋義異矣而何以曰帝哉

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今夫山雲兩興焉仁也草木森焉義也宜嶽鎮別
焉禮也豐饒判焉知也鳥獸萃焉博也巖洞闢焉
厚也梁棟共焉恭也樵牧歸焉惠也禾稼殖焉富
也寶玉出焉貴也是故君子有取於山也今夫水
膏沃資焉仁也清濁析焉義也高下循焉禮也淵
泐鑑焉知也潮汐刻焉信也湯湯沛焉勇也瀾漪
渙焉文也汙潦納焉裕也波濤平焉正也窪下就
焉謙也是故君子有取於水也

喜怒哀樂未發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發也如禮

之序如樂之和未發性之本然也已發情之當然也曰不是先不是後內外一致爾然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曰仁義禮智孟子自其善端明之尔然理隱而情見也理微而情顯也即喜怒哀樂之皆中節而觀之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皆中度也不言而喻矣故是理之在人純然者仁也截然者義也秩然者禮也粲然者智也性也二帝時如春三王時如夏若五霸時不止如秋且其景象蕭索如何得生長意思來

堯庭而有舜禹稷契孔閔而有顏魯思孟君臣都
俞而聖道行師弟子授受而聖道明然道之行明
也道之明行也萬世所允賴也

論語所載聖學時也一貫也大成也仁也著而爲
事業可以爲唐虞孟子所載性善也浩然之氣也
仁義也措而爲事業可以爲夏商周 聖學

文行學也尼父恐弟子趨末而忽本故曰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然了得此則博約有其地矣

先正戚曰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

樂然恐情之發也出於卒然似不可言當予欲曰
喜當其可怒當其可哀當其可樂當其可斯中節
矣斯可以言和矣

曰天下一治一亂則知易者莫如孟子曰以意逆
志則知詩者莫如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則知
春秋者莫如孟子於戲孟子其戰國之仲尼乎故
韓子云孟氏醇乎醇孟子功在禹下揚子云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程子云孟學已到至
處孔子之後使無孟子其曷繼往開來邪

讀周禮具見文武之所以王周公之所以相者皆本於闕睢麟趾讀繫辭具見伏羲之所以作孔子之所以贊者皆原於先天太極其謂非周公孔子作者豈不知周公孔子邪殆不知化不知易邪但周禮多錯且闕此無從考訂爾

語云丘之禱久矣非禱也蓋與之契合矣曰禱就其事而答之爾

或以良知爲天理既辨之矣及讀整菴先生此以知覺爲性之明驗也之訓則其說不待辨而其繆

莫揜矣吁不亦誕乎

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於彼尔然在太陽幾自動即此則禪之誤不辨而自破矣

宋末學者皆談禪然舉世知尊信程子朱子今理學甚明顧有一二欲援陸氏以畔程朱子者於戲程朱之學周孔之學也舍周孔將趨聃曇氏邪不曰毫釐千里邪子靜儘高明但學之便是禪學者可不慎所趨邪

問靜中有物否朱子曰只是知覺愚以爲人是亭
亭當當徹上徹下之理

牛之耕馬之馳犬之守雉之別鴈之偶獮之報物
雖蠢而其性亦未爲不善

涇野呂子云樂在其中謂之安不改其樂謂之利
發明孔顏之仁極有分曉

伊川晦菴皆以范氏女謂心豈有出入曰此女雖
不識孟子却識心曰此女質美心定見得亦定使
有學問之功於孟子引孔子之言之旨亦能識得

蓋其心靜也

陸子靜用心於內是已然一於內學之者不得其
學鮮不墮於禪者故一傳而得楊敬仲遂溺於禪
矣其繆何啻千里嗟乎不由博約何能如有所立
卓爾

整菴先生鑒別聖學禪學之不同至明至切高明
之士猶不舍禪而歸聖將棄周孔而趨老釋邪將
畔程朱子而取張陸邪吁亦左矣

趨禪者彼自習禪尔若無預于我而諸大儒必斥

之者非徒惡其墮於異端蓋惡其流於禪入於夷也入於夷殆淪於禽獸矣而何以立於世哉若五胡金元寧復有人紀哉

釋氏不識性惟識心陸子靜亦然

樂軒曰儒者恬退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膚齋云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以來無有也莊子手脚已粗是以不能有精一執中景象愚謂釋氏本莊子莊子本老子是何學術安敢望精一執中體段列子亦然

釋氏大藏經五百四十函其言皆自莊子紬繹而
成卷者衲子乃借以神出鬼沒以欺世惑民則妄
論迂玄立言怪誕之啓之也其責將安歸哉周其
戰國之佛乎而佛以輪迴死生恐動人以致金身
玉殿遍地歷世皆然周曾不得俎豆其間吁胡爲
乎不本堯舜文孔之道而造端貽害至是哉

甚矣古樂之難復也欲候黃鍾之氣以協元聲則
遍地皆非原壤縱截竹製管築室布灰恐天地坤
和之音未易宣暢非達中和之極者何能與此

嗟乎泰伯虞仲南逃句吳伯夷叔齊西避首陽一
不登庸有商一不甄錄有周千載而下有遺德焉
短髮文身不爲君其德至矣耻食周粟不爲
臣其節至矣而商不聞微周不聞訪卒遂其高蹈
以天下讓求仁而得仁垂之萬世自令人興起商
末之君不足望武王不忘遠也知訪箕子矣何不
訪夷齊或其時已棄首山矣然泰伯伯夷亦豈屑
就已者哉蓋泰伯之讓聖而讓也伯夷之清聖而
清也是以孔孟亟稱之

白唐宋季世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否臣亦曰否
未見有獻可替否克艱厥臣者是故世不皆熙
熙如唐虞民不皆皞皞如夏商周然天下屬望則
舜嘗做堯矣禹嘗誡舜矣而益嘗訓禹矣周嘗戒
成矣乃皆都俞吁咈于一堂而上下二德也有志
於五臣九人者其尙論焉

漢三綱正以有文帝唐萬目舉以有太宗漢止於
漢亦以有文帝唐止於唐亦以有太宗吁漢朝矣
唐夷矣

知行合一之說更思之不能旁通宜曰仁諸子辨之不能決也曰大學指一箇真知行與人看曰不是知行的本體其見卓矣然真知行乃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謂也知行本體乃真知者必實行實行者必真知之謂也夫莫不好好色也然未與比也曰已自好了謂吾好已行也豈以一見遂爲行乎倘與其人比也豈與好了者先後踐乎莫不惡惡臭也然歟汗也曰已自惡了謂吾惡已行也豈以一聞遂爲行乎

倘不與其物汙也豈與惡了者反復屏乎自眇者
見色不真然亦好矣亦謂之己自好乎鼻塞者聞
臭不真然亦惡矣亦謂之己自惡乎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親敬長也良知也知也無不愛親敬長也
良能也行也謂知行不可分良知良能亦不可分
乎豈只須良知不須良能乎曰只說一箇知己自
有行在吁親當孝我知之也然未溫清未定省行
孝其何時乎力已未竭乎君當忠我知之也然未
服官未立朝盡忠其何所乎身已未致乎推之觀

名山之畫一展玩間已悉其峰巒矣遂謂之已登
其岑乎臨深淵之圖一披閱間已悉其瀾漪矣遂
謂之涉其涯乎曰已自寒了然寒猶在體未衣也
豈一呼之而體遂暖乎已自饑了然饑猶在腹未
食也豈一吸之而腹遂飽乎夫苟好善也即謂之
好已行矣而仁義未見其如何由之也好果行乎
苟惡惡也即謂之惡已惡矣而私欲未見如何克
之也惡果行乎曰知好好了知惡惡了謂爲緊切
工夫蓋知好知也好了行也然知心知之也心好

之也內也好之而后行行躬行也外也行仁行義是也知惡知也惡了行也亦心知之也心惡之也內也惡之而后行行實踐也外也懲忿窒慾是也此之謂喫緊工夫然知知也行行也豈降衷之好之惡即行乎豈中心好之惡之即已乎談虎神色獨變知之真也謂已自有行在却謂之方搜虎怒復搏虎乎皆不得而知也敢質之知知行者

明明德我明之也親民我親之也止至善我止之也明親止我之心也明欲其無不明親欲其無不

親止欲其無不止之謂至是大人之學而大學之道也此便是即乎天理之安絕乎人欲之私心之德也何曾於事物上求何須於節文上求格致求所以明所以親所以止之理豈儀節哉學問思辨亦求是尔曰格致蓋舉之矣若止是明理則止至善亦若無難者然止至善之不可能即中庸之不可能也夫豈易哉其舜之事親堯之治民哉

古今神聖相傳之道中也精也一也純也不已也時也一貫也敬也誠也神也太極也未及乎良知

倘無庸良能特標良知雖與孟子不同則良知者
列聖所不能道也何子然邪整菴先生曰此以明
覺爲性之明驗也然則性不本之於未發之中乎
將主之於已發之知乎成之者性乎知乎統之者
心乎知乎知不大於行乎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故博學學
此也審問問此也慎思思此也明辨辨此也篤行
行此也愚則以爲學問之道求放心也博學也審
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然孟子之求放心子

思之慎思義不相通乎而顏子之學問博文也約禮也抑將曰博博此也約約此也豈義亦相通乎吁顏子子思孟子之學之理一也

或欲於求放心下添集義亦得

或以良知爲天下之大本以致良知爲天下之達道夫大本謂是理未發亭亭當然不動中也良知則知己發動矣心已明覺矣會謂既發之知亦爲性爲中爲大本乎達道謂是理已發各當其可人所共由和也致知知也非行也端未履也形未踐也會謂欲致之知遂爲情爲和爲達道乎豈

子思子不識良知乎不識致良知乎

陽明先生曰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求放心愚亦曰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博約

致知云者推極其知而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所以然無不知爾今一則曰致良知二則曰致良知然知之真莫良知若也蓋存吾良知使不失赤子之心充吾良知使克立大人之體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似無庸於致之云爾也況知既良矣無俟於致之矣豈孩童之良知亦復致之也乎

知愛知敬良知也及其長也私欲蔽之而愛敬不
如初矣復其初其擴天理哉愛之敬之良能也及
其壯也物我狎之而親長不如前矣踐其前其遏
人欲哉夫知知此也能能此也知當存養能不當
省察哉不曰其要只在慎獨

聖人之所不能知恐亦當求知之如天地之大猶
有所憾天地之至必有所察亦不當測知之乎禮
樂名物聖人未必生知也孔子亦嘗問禮問樂問
官矣非學乎何以曰夫子焉不學乎曰不如丘之

好學乎但聖人之學與衆人之學不同禮樂名物之義之理無不精明也一問卽洞然矣於作聖何戾乎蓋精一堯舜之學也純文之學也時孔之學也中也而其禮樂名物無不章章也

涇野先生曰中庸明人而尊祖也愚亦曰中庸明道而昭祖也

或謂存養省察爲兩箇工夫愚以爲非謂存養了才去省察非謂未存養先去省察蓋靜以存養動以省察同是率性同是慎獨却似一箇工夫

子思論性原之於天也夫子論性究之於人也先
後語意若一正一反耳孟子論性本之繫辭也程
子論性契之中庸也理一也性斯明矣氣在其中
矣而才不與焉

涇野子以顏子怒不遷樂不改為已到發而中節
地位善觀顏子矣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是率性工夫皆自家心上身
上事理欲之所攸分也可不戒不懼不愼欤
無事無中無時無中無處無中中之義大矣哉

飲食自有恰好中和之味非謂美惡豐儉濃淡也
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處便是獨斯不可慎乎

曰夫子問禮於老聃豈不知禮乎曰問樂於萇公
豈不知樂乎曰問官於郟子豈不知官乎天夫子
嘗定周禮矣正周樂矣修周官矣蓋道至大也而
聖人之心亦至大也故舜嘗好問

堯妻二女于舜事九男于舜為天下也為舜也仁
之至義之盡也故以天下為己憂以不得舜為己
憂是故前有唐後有虞

原缺

謂三代而下之不肖也夫堯欽明舜溫恭朱商何
能企及但日親堯日親舜而不學堯學舜便謂之
不肖尔故史典中不見朱商不肖之迹若象則不
第顯然矣

誠者自成成字須體認得分曉淫野子曰在心曰
誠在行曰道在身行其誠也在心存其誠也此可
以體認矣然成者成也物之所以成也

人之德性本自廣大也

如天如地

一為私欲所累便不

廣大致之使必廣大而後可以言尊本自高明也

如月一為私欲所蔽便不高明極之使必高明而後可以言尊何以致之極之故必道問學倘只是德性則呂子曰苟欲充其道也除是禪

孔門子路為親遠道負米孝矣母卒猶以不得負米告于尼父則生事死事惓惓在母也非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歟是孔門之教也

論語孔門之學之教而二帝三王之道也讀得一部精則蒼虎可躋夏商周可復不獨致太平也其曰半部猶云用得一半尔而非趙普所能也觀其

在宋蕭曹之儔尔至於太祖太宗授受間雖謂之

不曾讀論語亦可也

程公宋受命考亦各有見並存之使後有攷焉

曾子曰省非不及君長即其事親孝可知其事長矣即其爲人謀而忠可知其事君矣况傳習者一貫之道也故於孔子之教獨得其宗

夏商之文獻不足徵也雖能言之亦其宏經大略尔至周而其文郁郁曰從周尼父周人也云從周不有感於夏之質商之忠乎曰郁郁則其文盛矣或以易簡或以太極比一貫愚謂易簡一貫之道

也太極一貫之理也行得易簡便知得一貫明得
太極便通得一貫其致一爾

仲尼於晏嬰各只見其善交不見其沮封乃知聖人
之量之大如天

涇野子以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從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來而後能博文約禮而後能仰鑽瞻忽所立
卓尔此便是孔門之教大學之學也

定性書云觀理忘怒可以制怒然情之發也須中
節須當理則其怒始不遷却強制不得

若識得見其大則心泰便知得顏子之樂苟以爲道可樂也便不知顏子之樂所樂者何尔然則顏子之樂不可尋乎試於其下改處求之

季文子三思於周公之思以待旦若何曰迥不同也文子之思事也情也周公之思理也道也思事與情外也私意易起思理與道內也精義益暢

聞之呂子柳曰七情惟怒爲甚能不遷則喜怒哀樂惡皆正矣愚謂皆中節矣曰五性惟過爲害能不貳則仁義禮智皆善矣愚謂皆中道矣此便見顏

子作聖之學之大而其仁不違也

曾子啓手足非徒手足也若曰啓予手予手予父
母之手也予未嘗不恭以辱吾手啓予足予足承
父母之足也予未嘗不重以忝吾足而予克終矣
蓋敬其身以無或毀傷云尔故於手足發之而其
孝至矣而其德全矣

夫子之道高也其如天也堅也其如金也前也其
若近也後也其若遠也或弥高或弥堅或在前或
在後是以仰鑽瞻忽工跌非顏子至健至廉不能

卓尔也然學者學之不外乎博約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道之不息也天不息聖人不息學者學之安得息蓋斯道何嘗息

顏子語之不惰蓋深有契於夫子之旨不但如時雨之化也不患不到如有所立卓尔地位

先正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又云非曾子不能作信然然學者於篇中先當識其精神命脉始可於步趨學之於動容周旋中禮上下一於敬處求之或得之矣

四科蓋因其從陳蔡而各擬其所長然亦各得其
近似夫孔門諸賢衆矣若子賤子羽伯玉子若
子容子思原子羔子華其賢豈下於諸子哉
顏子可以言發言悅不可以言助子貢子夏可以
言助不可以言發言悅

天下歸仁謂心同理同固也然一旦己巳克禮己
復已到仁者地位天下如何不歸仁然周嘗以至
德歸秦伯歸文王矣辟之太宰已履天官之任已
坐吏部之堂天下雖大便知某爲太宰矣不以太

宰歸之而何

顏冉問仁夫子答之不同然理一也顏子能克能復而不見人已便是仁冉子能敬能恕而不分人已亦是仁其不同就二子所至言之尔故回也可使爲邦雍也可使南面及其至也子淵之仁可以覆天下仲弓之仁可以臨天下

文質彬彬云者辟之木焉幹其質也挺然而出而豐而直也葉其文也鬱然而布而暢而茂也苟幹勝而枝不榮則文不足矣枝勝而根不腴則質亦

不足矣故未有根厚而枝不條達者亦未有枝繁而根不膏腴者故質與文孚文與質教夫是之謂彬彬然質其本也文其末也

紀綱立教化行禮樂興政刑平之謂有成覆轍如天照臨如日無聲無色不識不知黎民於變四方風動之謂仁三年夫子自言尔仁度其時然也王者即聖人然夫子存神過化綏來動知恐不待三年不俟世即夾谷之會可見矣非謂俄頃乎

或以多學而識之稱夫子此未審門地之見故於

子貢欲無言於顏子欲終日言而其學高堅矣
欲速盍從容中道見小利盍見大心泰觀之人事
曷嘗見行急而不蹶者曷嘗見圖近利而不計
居處恭則閒居渾是一團謹篤執事敬則臨事渾
是一段端嚴與人忠則交友渾是一片誠恪如何
不爲仁如何不可行於華夷

剛易立毅易守木易莊訥易忍故近仁須識得剛
不是強毅不是執木不是野訥不是鈍始得

仁者無勝人心如何克無勝己心如何伐無一點

憾如何怨無一毫私如何欲

邦有道危言危行夫有道矣言行不危可也然聖賢之心廣大也於時於言必曰吾非堯舜之言不敢陳於王前而所言皆聖謨於行必曰吾非唐虞之政不敢行於天下而所行皆聖治言必欲其聽政必欲其行危何如之其言孫非謂不言也但須存心納牖時可與言而言尔若危行則舍之即遠避去之即高蹈尔

昔人曰知分則不克知止則不伐知命則不怨知

足則不欲愚謂不克勝私也不伐爲已也不怨居
易也不欲順理也不難矣哉然亦可學仁矣

初管鮑忽從亡也倅不及爲後入計及入鮑見小
白長也因薦管管知桓可長也因臣白然糾已殺
矣則忽之死死主也非死君也仲之臣臣長也非
臣讎也故仲尼不重忽之死不責仲之生

夫子沐浴請討陳恒欲見諸行事也上爲周中爲
魯下爲孟仲季三氏夫亂臣賊子接迹當世恒倘
被誅則三綱正九伐宣周自天子魯自諸侯三家

恐將不得爲大夫矣豈不欲見諸行事乎意不在三家乎曰臣不敢不告撥亂反正之心無日不汲汲於天下也

如其仁猶云如九合如一匡亦其仁亦其仁云尔功也非仁也故曰如

一貫之一卽惟一之一卽得一之一故精可以言一純可以言一蓋理也學至於一則無私無欲不二不三如何不貫通得萬事然立之則中也主之則本也達之則道也原之則天也

原缺

也比于仁也豫讓忠矣晏嬰亦忠也然紂知比于智伯知豫讓而齊景不知晏嬰

夫子非不欲隱也而終不隱非不欲仕也而終未仕是豈接與荷篠長沮桀溺所知也哉

觀因樂廢而去之八賢一母四乳而生之八士及接與荷篠諸隱者周雖衰亦多賢矣况有夫子有顏曾子有七十子而竟不能興周也其天哉

知酒掃應對是形而上者是一貫知精義入神是形而上者是一貫則子游之駁子夏不知本盡子

夏之譏子游不知始終皆失也不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夫子天也不可升也日月也不可踰也况其墻數仞得入者顏子尔未達一間也曾子尔獨得其宗也毀夫子者祇自絕於天於日月於天於日何損一毫舜揖讓者此也湯武征伐者此也孔子著述者此也何也中也精也一也時也門人記是於前未見列聖相承至孔子益明尔五美四惡其聖政之餘乎知命知禮知言其聖學之餘乎

越椒之必滅其氏羊食我之必滅其族人先知之者聞其聲而知之也而聲則氣之發也所稟之氣薄甚濁甚故其聲遂惡人是以知之耳然聲之出氣也氣之發情也非性也人見其情之惡也遂以爲性亦惡而不知非性之本然也是下愚之不移者也

鄉射禮吾師遂翁嘗行之而闕隴學宮恪遵焉予行於皖郡而觀者肅容如八太廟行於吳郡而觀者起敬如見大賓行於海岱亦然然禮義之心莫

不油然而生禮能序樂能和於此可見矣孰謂古
禮古樂不可行於今哉

人言秋天高天露下霜至月朗星稀水落石出人
之仰之如見其高也蓋歲將成氣自肅耳天豈高
下哉

火一也噓之則然吹之則滅噓之若助若扶也陽
斯生矣吹之若撲若閉也陽乃伏尔陽生其春子
陽伏其夏乎

日初出也辟之鏡未作器而才出爐其光若熾白

既中也辟之鍊已成器而復在函其光若戔時乎
初出人平視之如掩如映其色滄滄時乎既高人
仰視之如射如刺其色皜皜然陽精之凝合其廣
千畝其陸固有南北其度固有寒暑而其照臨容
有大小遠近也邪

一曰於既鄉郊行見空中鷓鴣千群或引而成行
或列而成隊或圍而成圓或局而成方或大而成
城或小而成圃久而後散於吳邑谿行見水邊之
草之花且蓋其英其葉莫不成章亦莫不爛然之

鳥之獸之蟲其羽其膚其毛莫不成質亦莫不煥然乃知道之昭著不獨鳶飛魚躍尔已也

春少雨夏天雨秋多雨冬微雨春生萬物其氣初出故雨少夏長萬物其氣已克故雨大秋成萬物其氣欲翕故雨多冬藏萬物其氣漸收故雨微然或春大雨夏秋不雨冬有雨無雪者變也皆不得其正也故堯欽若昊天

願學編卷之一終

天水鄭珩錄